

馬一浮編選 《群經統類》 整理叢書

何俊 主持整理

童溪易傳

【宋】王宗傳撰 張天杰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馬一浮編選《群經統類》整理叢書

童溪易

〔宋〕王宗傳撰 張天杰點校

傳

何俊主持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童溪易傳 / (宋) 王宗傳撰; 何俊主持整理; 張天杰點校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 12

(“馬一浮編選《群經統類》”整理叢書)

ISBN 978-7-5325-8466-6

I. ①童… II. ①王… ②何… ③張… III. ①《周易》—研究 IV. ①B221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16897 號

童溪易傳

〔宋〕王宗傳 撰

張天杰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常熟市人民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19.25 插頁 5 字數 380,000
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8466-6

B·1041 定價: 89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「馬一浮編選《群經統類》」整理叢書前言

馬一浮的精神以及「六藝論」與《群經統類》

何俊

上世紀寇亂軍興，馬一浮（一八八三—一九六七）流亡蜀中，因政府敦請，感於時難，遂於樂山創設復性書院。創院之初，即於《復性書院簡章》中申明要編刻《群經統類》，以收先儒說經主要諸書。^{〔一〕}這一設想不僅貫徹着馬一浮對於傳統中國學術的根本認識，而且提示了理解宋明儒學的別樣路徑，以及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創新轉型的啓示。二〇一三年，我主持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「《群經統類》的文獻整理與宋明儒學研究」（13&ZD061），開始和校內外的同仁們整理《群經統類》所涉古籍，并開展相應研究。由於學界關於馬一浮的現有研究，幾乎沒有涉及他的古籍選目，而說明這個問題，又必涉及到馬一浮的精神以及「六藝論」。因此，在《群經統類》的文獻整理漸次刊行之際，特述馬一浮的精神以及「六藝論」，并聚焦於《群經統類》，以為前言。

〔一〕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四冊《雜著》，第四四頁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。

一、乘化而游 歸全順正

馬一浮的一生經歷了大時代的動盪，但他的生平却可謂豐富而淡泊，跌宕而寧靜，如他自己所撰的聯對：「乘化而游，歸全順正。」^{〔二〕}既與潮流相呼應，又和而不流，中立而不倚，成為他那個時代特立獨行的標杆，「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的『活底精神』」。^{〔三〕}

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，年僅十六歲的馬一浮紹興縣試奪魁，但他對晚清興起的新知識已充滿嚮往。一九〇一年馬一浮游學於上海，學習英文、法文，與謝無量等創設「翻譯會社」，出版《二十世紀翻譯世界》。一九〇三年更是「萬里來尋獨立碑」^{〔三〕}，受聘為清政府主辦留美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，兼籌辦世博會，赴美國聖路易斯工作一年。這一年，馬一浮留下了詳盡的《一佛之北米居留記》。由此日記，可以看到他的讀書範圍與數量。馬一浮的閱讀與記憶能力顯然非常強，他縣

〔二〕《散曲·聯對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三冊下《詩集》，第八一一頁。關於馬一浮的生平事迹，詳略可參見丁敬涵《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》、《馬一浮先生交往錄》，吳光《千年國粹一代儒宗——馬一浮先生小傳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六冊上《附錄》，本文不再贅述，而重在述其精神。

〔三〕徐復觀《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六冊下《附錄》，第四七三頁。

〔三〕《一佛之北米居留記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五冊《日記·輯佚》，第二八頁。

試奪魁的文章便是全用古人文句集成〔二〕，豐子愷也親自見證過馬一浮讀書「一目十行」與「過目成誦」的天資〔三〕，因此基於此前的積累，加上美國一年的博聞強記，已使得馬一浮對西學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理解。一九〇七年在給舅舅何稚逸的信中，馬一浮有一個非常清楚的陳述：

甥所收彼土論著百餘家，略識其流別。大概推本人生之詣，陳上治之要。玄思幽邈，出入道家。其平實者，亦與儒家爲近。文章高者擬於周末諸子，下不失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之列。凡此皆國人所棄不道，甥獨好之，以爲符於聖人之術。知非當世所亟，未敢輒放論，取不知者疑怪。欲綜會諸家國別、代次、導源竟委，爲《西方學林》，輔吾儒宗，以俟來者。又欲草《西方藝文志》，著其類略，貧不能多得書，病瘡繹未廣，汔未可就。〔三〕

在信中，馬一浮還講到在美國時，曾學過德文，慕其學術，希望日後能游學歐洲。馬一浮後來雖然沒能實現此一願望，但他還是變賣家產，去日本住了半年餘，與謝無量等學習日文、德文，共同研讀西學。不過，在同一封信中，馬一浮已坦陳他對晚清社會關於西學認知的徹底不滿：

見當世爲西學者，獵其粗粕，矜尺寸之藝，大抵工師之事，商販所習，而謂之學。稍賢者，記

〔二〕 袁卓爾《一代儒宗高山仰止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六冊上《附錄》，第三八七頁。

〔三〕 豐子愷《桐廬負暄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六冊上《附錄》，第三四二頁。

〔三〕 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二冊上《文集》，第二九四頁。

律令數條，遂自擬蕭何；誦章句不敵孺子，已抗顏講道，哆口議時政。心異其矜炫，而盈國方馳騖以干要路、營世利，甥實未知其可，故寧闕然遠引，不欲以言自顯。

可以說，在晚清西學東漸的大潮中，馬一浮一方面是積極順應時代的潮流，傾心投身於西學的研讀，但另一方面他對西學的識見又迥然不同於時流。

甚至在制度層面，馬一浮也表現出與時代相呼應，但又絕不盲從的立場。一方面，馬一浮「萬里來尋獨立碑」，他對美國的獨立、自由、民主，充滿了敬意與仰慕，對滿清政府深惡痛絕，甫至美國，即「截辮改服」，雖遭同伴訕笑而不顧，并且指出：

中國自二千年來無一人知政治之原理、國家之定義。獨夫民賊相繼，坐此且亡國，猶漠然不知悟，豈不哀哉！夫政府有特權，用以媚外保衣食，不復知有人民土地，人民亦竟任棄之若無事。嗟乎，慘哉！〔三〕

另一方面，他又不認同當時人們對西方制度的理解與搬取。在前引書信中，馬一浮講：

時人盛慕歐制，曾不得其為治之迹，驚走相詫，徒以其器耳。上所以為政，下所以為教，謂

〔三〕《一佛之北米居留記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五冊《日記·輯佚》，第三、一〇頁。

能一變至道，甥不敢知也。^{〔二〕}

亦因此，馬一浮雖對辛亥革命熱誠歡迎，但却與民國現實的政教系統都保持了疏離的狀態。一九一二年民國初，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。蔡長馬一浮十五歲，與馬一浮的岳父，民國浙江首任都督湯壽潛是好友，又與馬一浮有同鄉之誼，對馬一浮頗為賞識，邀三十歲的馬一浮任教育部秘書長。馬一浮欣然赴任，但三個月即辭歸。後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，又請馬一浮出任文科學長，馬一浮辭謝。其中的根本原因，就在理念的分歧，馬一浮反對廢止讀經，同時勸設通儒院，培養中西兼通「可與世界相見」的「中土學者」，為蔡不取。^{〔三〕}後來馬一浮受聘於浙江大學，開設國學講座，實因軍興逃難，無奈而托蔽於機構。即便在樂山接受國民政府支持，創辦復性書院，馬一浮的辦學前提仍是自外於現行的教育體制，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學模式。

由於堅持自己的識見與立場，馬一浮早年即自甘幽遁，雖有志於學術，以及相關事業，如辦學與刻書，但都取隨遇而安、勉力而為的態度。馬一浮曾有幾次鬻字，都是出於不得已，在復性書院難以為續，停止辦學，專心刻書，資金不足時所為。後來刻書亦難，他又改書院為圖書館。一九五三年，

〔二〕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二冊上《文集》，第二九四頁。

〔三〕《語錄類編·師友篇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下《語錄》，第六八七頁。

在政府同意自由研究，并且不到館工作的前提下，馬一浮才答應出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。^{〔二〕}終其一生，馬一浮堅守着他的這份開放中的獨立、寬容中的自在。

這種堅守，在馬一浮的論學中，呈現得更加鮮明。一九三八年，馬一浮爲抗戰流亡中的浙江大學在泰和開設「國學講座」，需要對國學有一個明確的界定。馬一浮以爲：

於一切事物表裏洞然，更無睽隔，說與他人，亦使各各互相曉瞭，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，如是方名爲學。

據此，凡學應是普遍的，并無所謂的國學。「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爲國學，意思是別於外國學術之謂。此名爲依他起，嚴格說來，本不可用」，只爲隨順時語而暫用之。但即便如此，也覺「廣泛籠統，使人聞之，不知所指爲何種學術」。爲了講學方便，「須楷定國學」。^{〔三〕}

「楷定」的表述，既非隨意所用，更非故意立異，而是馬一浮在概念使用上的嚴謹，正體現了他在論學上對開放而獨立、寬容而自在的堅守。馬一浮在隨文自注中指出，楷定是借自佛教義學中的術語，「義學家釋經用字，每下一義，須有法式，謂之楷定」。馬一浮對概念的使用非常注重學術上

〔二〕 丁敬涵《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六冊上《附錄》，第七六頁。
〔三〕 《泰和會語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上《語錄》，第七一八頁。

的淵源，他嘗講：

說理須是無一句無來歷，作詩須是無一字無來歷，學書須是無一筆無來歷，方能入雅。^{〔二〕}同時又強調概念的準確。他在自注中專門通過「楷定」與「確定」、「假定」的比較，以闡明「楷定」之義。他講：

何以不言確定而言楷定？學問，天下之公，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，不許他人更立異義，近於自專。今言楷定，則仁智各見，不妨各人自立範圍，疑則一任別參，不能強人以必信也。如吾今言國學是六藝之學，可以該攝其餘諸學，他人認為未當，不妨各自為說，與吾所楷定者無碍也。又楷定異於假定。假定者，疑而未定之詞，自己尚信不及，姑作是見解云爾。楷定則是實見得如此，在自己所立範疇內更無疑於義也。^{〔三〕}

馬一浮雖然對西學有系統的瞭解，對民國後的新制度有誠摯的接受，但由於他堅持自外於民國以降的新學術潮流與新學術體制，因此在當時及後世即被人識為迂頑。熊十力自以察識為勝，並認為獨有馬一浮「能實指我現在的行位」，但仍以為馬一浮「謹守程、朱，頌其精華，亦吸其糟粕」。^{〔三〕}

〔二〕《遠游寫本自跋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二冊上《文集》，第一〇六頁。

〔三〕第一冊上，第八頁。

〔三〕熊十力《復馬一浮函》，《致胡適函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六冊上《附錄》，第三三三、三三四頁。

般知識界更不在話下，大致都視馬一浮爲舊式的學問家，「理學宗師」就是一個顯著的標籤。其實，由對「楷定」的說明，足見馬一浮論學是完全現代了的。他棄用「確定」與「假定」，一方面承認學術在整體上的多樣性，另一方面強調學術在自家上的自洽性。他明示「楷定」旨義，與現代學術對預設概念的明確是一致的。

在概念的確定上如此，在具體的論述上同樣如此。馬一浮對《漢書·藝文志》雖有較高的肯定，但他論諸子，不取《漢志》的諸子出於王官說，而取《莊子·天下篇》的諸子出於六藝說，以示學術源自學人自由的學與思，獨立於官吏。馬一浮曾通過批評章學誠，對此作了闡明：

吾鄉章實齋作《文史通義》，創爲「六經皆史」之說，以六經皆先王政典，守在王官，古無私家著述之例，遂以孔子之業并屬周公，不知孔子「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」，乃以其道言之。……「以吏爲師」，秦之弊法，章氏必爲迴護，以爲三代之遺，是誠何心！今人言思想自由，猶爲合理。秦法「以古非今者族」，乃是極端遏制自由思想，極爲無道，亦是至愚。……惟《莊子·天下篇》則云：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墨翟、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。」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。所言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」，「各爲其所欲（焉）以自爲方」，「道術將爲天下裂」，乃以「不該不遍」爲病，故莊立道術、方術二名。（非如後世言方術當方伎也。）是以道術爲該遍之稱，而方術則爲一家之學。謂方術出於道術，勝於九流出於王官之說多矣。與其

信劉歆，不如信莊子。實齋之論甚卑而專固，亦與公羊家孔子改制之說同一謬誤。且《漢志》出於王官之說，但指九家，其叙六藝，本無此言，實齋乃以六藝亦爲王官所守，并非劉歆之意也。^{〔三〕}

這一長段論述充分反映了馬一浮的論學性質，他對學術思想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具有非常清晰而自覺的認定。事實上，從他對「公羊家孔子改制之說」的否定，以及對國學「照一般時賢所講，或分爲小學（自注文字學）、經學、諸子學、史學等類，大致依四部立名」，不以爲然，^{〔三〕}可以足證，他將國學楷定爲六藝之學，并非自囑，而是對晚清以降學術的回應，前者無疑針對康有爲，後者大致是針對章太炎及其學派。^{〔三〕}至於更新一代的胡適等，馬一浮以爲尚在中國學術的門外，不足以論。^{〔四〕}

馬一浮十一歲喪母，十九歲失父，二十歲妻子又病故，三位姐姐除了大姐外，二姐三姐都早早逝

〔三〕《泰和會語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上《語錄》，第一一頁。

〔三〕《泰和會語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上《語錄》，第八頁。

〔三〕龔鵬程斷言，「這時賢，指的便是章太炎」。關於馬一浮與章太炎的比較，參考氏文《章馬合論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，第六冊下《附錄》，第五七四—六〇三頁。

〔四〕馬一浮一九三八年講：「今則西人欲治中國學術者，文字隔碍，間事遙譯，紕繆百出，乃至聘林語堂、胡適之往而講學，豈非千里之繆耶？」《語錄類編·師友篇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下《語錄》第六八七頁。

世，生死之於馬一浮實有常人難有的體會。馬一浮終其一生未曾再娶，除了抗戰時期短暫的講學，他幾乎過着隱居的簡素生活，同時又沒有專事著述，只是在諸多答問、書信、序跋，尤其是在他的詩中表達他的思想，而且自覺地藉助佛學闡明儒學，沒有在形式上襲用西學，因此使人誤以為他保守。其實，馬一浮完全是在出入於中西^{〔二〕}與佛學的基礎上來建構他的思想。馬一浮不是舊式的學問家，而是新式的思想家，只是如他自己所講：

我為學得力處，只是不求人知。^{〔三〕}

馬一浮對中國文化的前途深懷自信，對於傳統中國學術究竟如何面對西學，實現傳承創新，有着確定的識見與堅守。一九五二年馬一浮《題嚴幾道先生誠子詩》二首：

一代蒼生誤富強，時人數典必西方。

獨標門津存經訓，始信丹山有鳳皇。

懸解無聞特操亡，片言猶得起膏肓。

〔二〕 馬一浮大致能使用英、法、德、日，以及拉丁、希臘文來研究問題，并非非常注重概念的界定與語義分析。參見《社會主義考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四冊《雜著》，第三一三—三一四頁。

〔三〕 《語錄類編·政事篇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下《語錄》，第六八三頁。

流傳謬種滋訛誤，可笑蚍蜉不自量。

（先生譯《群己權界論》謂：「民必有特操而其群始進，無自繇則無特操。」其言至精。）（二）將此晚年二詩與前引一九〇七年給舅舅何稚逸的信前後對比，足以見證馬一浮自始至終堅信自己的判識而持守，雖世事不由人，但心未曾動搖。

二、六經該攝一切學術

馬一浮對於傳統中國學術的定見，就是一九三八年他在流亡於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學開設「國學講座」時的著名論斷：「六藝該攝一切學術。」這一論斷的基本內涵包含着三層旨義：一是就傳統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而論，六藝統諸子與四部；二是就知識的性質而論，形式上呈以客觀外在知識的六經，在本質上統攝於人心；三是就知識的外延而論，六藝足以統攝代表着新的知識系統的西學。三層含義，基礎在第一層，把傳統中國的知識歸藏於六藝；要義在第二層，闡明六藝的性質；氣象在第三層，六藝與西學的關係。「六藝該攝一切學術」的提出與論證，表證着馬一浮不

（三）《蠲戲齋詩編年集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三冊下《詩集》，第四三五—四三六頁。

只是傳統的學問家，自限於歷史的釋證，而完全是現代的思想家，所致力的是繼往開來的建構。^{〔二〕}

「六藝該攝一切學術」的提出，當時就引發許多爭議，馬一浮亦自知，他講：「今言六藝統攝一切學術，言語說得太廣，不是徑省之道。頗有朋友來相規誡，謂先儒不曾如此，今若依此說法，殊欠謹嚴，將有流失，亟須自己檢點。」^{〔三〕}甚至「或謂其空疏，或斥以誕妄」，但馬一浮表示「吾皆不辭」，^{〔三〕}他強調：

義理無窮，先儒所說雖然已詳，往往引而不發，要使學者優柔自得。學者尋繹其義，容易將其主要處忽略了，不是用力之久，自己實在下一番體驗工夫，不能得其條貫。若只據先儒舊說搬出來詮釋一回，恐學者領解力不能集中，意識散漫，無所抉擇，難得有個入處。所以要提出一個統類來。……今舉六藝之道，即是拈出這個統類來。統是指一理之所該攝而言，類是就事物

〔二〕 湯一介認為：「馬一浮先生可以說是經學家。『經學家』與『經學史家』不同，『經學史家』可以是學術大師，而『經學家』不僅是『學術大師』，而且是『思想理論大師』。」（《馬一浮全集》序）馬一浮的思想固然是基於六經建構理論，但不必限為「經學家」，尤如宋儒基於《周易》建構理論不必稱為「易學家」一樣。六經固然被馬一浮確認為圓滿的系統，但正如馬一浮在《泰和宜山會語·卷端題識》開篇就闡明的言與理的關係，一切言語都只是明理的工具，「徒取言而不會理，是執指為月，不唯失月，抑且失指」。將馬一浮界定為「經學家」，固然肯定了其中的思想理論性質，但終不免「執指為月」。

〔三〕 《泰和宜山會語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上《語錄》，第二〇頁。

〔三〕 《泰和宜山會語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上《語錄》，第二頁。

之種類而言。^{〔二〕}

很顯然，馬一浮對傳統中國學術的闡發，決不是「據先儒舊說搬出來詮釋一回」，他是要將自己「用力」體驗」得來的「義理」條貫」性地闡明，是完全消化後了的建構。

由此，亦足以理解馬一浮對「大致依四部立名」，將「國學」分爲小學、經學、諸子學、史學等類的「一般時賢」不以爲然。馬一浮非常清楚，「四部之名本是一種目錄，猶今圖書館之圖書分類法耳」。^{〔三〕}他也研究過目錄學，對《漢志》與《隋志》進行過比較，尤其是充分運用目錄學進行傳統中國學術的研究，他從美國與日本回來後不久，就隱居於杭州外西湖的廣化寺研閱《四庫全書》，目錄學是他最重要的方法，甚至於他想編《西方學林》、《西方藝文志》，以及指導賀昌群研究玄學、佛學，都以目錄學爲門徑，^{〔四〕}但是，這是學問家的路徑，并非思想家的建構。馬一浮視四部分類爲一種圖書分類，同時也意識到是一種知識的分類以及知識構成，他提出一切學術該攝於六藝，凡諸子、史部、文學之研究皆以諸經統之的思想，以及《群經統類》的編目設定，正是知識分類的一種運用，他的

〔二〕《泰和宜山會語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上《語錄》，第二〇—二二頁。

〔三〕《泰和宜山會語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一冊上《語錄》，第八頁。

〔四〕見《書札·何雅逸二》、《書札·賀昌群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第二冊上《文集》，第二九四—二九五、第二冊下《文集》第五五三—五五六頁。

「六經該攝一切學術」其實可以說是從傳統經學路徑中轉出的創新。換言之，馬一浮是由傳統目錄學進入，復又轉出，從而提出他對傳統中國學術的「楷定」。這是馬一浮的思想創新，是他作為現代意義的思想家的表證。

那麼，馬一浮的「用力」「體驗」，在方法上是否有所呈現呢？馬一浮明確指出，如果依四部目錄所示，「各有專門，真是皓首不能究其義」，「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」？「馬一浮正面闡釋了六經統諸子與四部，六藝統攝於一心，以及六藝可以統攝西學，但沒有具體說明如何由傳統目錄學所引導的繁雜的知識世界建立起「一個統類來」，也就是如何轉到新思想的建構。不過，在豐子愷抄錄的一段馬一浮有關藝術的談話中，似乎可以體會到馬一浮的思想方法。這是抗戰時豐子愷與馬一浮避難桐廬時的談話，由馬一浮的學生王星賢記錄：

十二月七日豐君子愷來謁，先生語之曰：幸鴻銘譯禮為arts，用字頗好。Arts所包者廣。憶足下論藝術之文，有所謂多樣的統一者。善會此義，可以悟得禮樂。譬如吾人此時坐對山色，觀其層巒疊嶂，宜若紊亂，而相看不厭者，以其自然有序，自然調和，即所謂多樣的統一